宋高僧傳/卷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五

宋高僧傳
卷第六

卷第七

宋高僧傳卷第六

義解篇第二之三〈(正傳十四人附見六人)〉

唐京師崇福寺惟慤傳一〈(慧震弘沇)〉

釋惟慤，俗姓連氏，齊大夫稱之後，本馮翊人，官居上黨，為潞人也。九歲割愛，冠年納戒。母氏昆弟歸于法門，故慤從其受教，瀾漪內湛，葳　　外發。嗜學服勤，必無倦色。乃辭渭陽，尋師隸業，或經筵首席，或論集前驅，或參問禪宗，或附麗律匠。其志淵曠，欲皆吞納之。年臨不惑，尚住神都，因受舊相房公融宅請。未飯之前，宅中出經函云：「相公在南海知南銓，預其翻經，躬親筆受《首楞嚴經》一部，留家供養，今筵中正有十僧，每人可開題一卷。」慤坐居第四，舒經見富樓那問生起義，覺其文婉，其理玄，發願撰《疏》，疏通經義。及歸院，矢誓寫文殊菩薩像，別誦名號，計一十年，厥志堅強，遂有冥感，忽夢妙吉祥乘狻猊自慤之口入。由茲下筆，若大覺之被善現談《般若》焉。起大曆元年丙午也。及將徹簡，於卧寐中見由口而出，在乎華嚴宗中文殊智也。勒成三卷，自謂從淺智中衍出矣。于今盛行。一說《楞嚴經》初是荊州度門寺神秀禪師在內時得本，後因館陶沙門慧震於度門寺傳出，慤遇之，著《疏》解之。後有弘沇法師者，蜀人也，作《義章》，開釋此經，號《資中疏》。其中亦引震法師義例，似有

今古之說，此岷蜀行之，近亦流江表焉。

唐京師千福寺懷感傳

釋懷感，不知何許人也。秉持強悍，精苦從師，義不入神，未以為得。四方同好就霧市焉，唯不信念佛。少時逕生安養，疑冰未泮，遂謁善導，用決猶豫。導曰：「子傳教度人，為信後講，為渺茫無詣？」感曰：「諸佛誠言，不信不講。」導曰：「若如所見，令念佛往生。豈是魔說耶？子若信之，至心念旃，當有證驗。」乃入道場三七日，不覩靈瑞。感自恨罪障深，欲絕食畢命。導不許，遂令精虔，三年念佛。後忽感靈瑞，見金色玉毫，便證念佛三昧。悲恨宿垢業重，妄搆眾□，懺悔發露，乃述《決疑論》七卷〈(即群疑論是也。)〉臨終，果有化佛來迎，合掌面西而往矣。

唐吳興法海傳

釋法海，字文允，姓張氏，丹陽人。少出家于鶴林寺。白駒匪食其場苗，金翅俄翔其海面，曲從師教，周覽羣經，大壑納川，鄧林聚羽。是以圓入一性，學階空王，擅當代獨悟之名，剖先賢不決之義，一時外學《六籍》該通，嘗謂人曰：「佛法一門，極唯心地，餘皆椎輪也。」天寶中，預揚州法慎律師講肆，同曇一、靈一等推為顏、冉焉。復與杼山晝公為忘形之交，林下之遊。黑白二徒，多從求益焉。

唐洛京佛授記寺慧苑傳

釋慧苑，京兆人也。少而秀異，蔚有茂才，厭彼塵寰，投于淨域，礼華嚴法藏為師。陶神練性，未幾深達法義，號上首門人也。有勤無惰，內外該通，華嚴一宗，尤成精博。苑依《寶性論》立四種教，為有四類不識如來藏，如生盲人，則凡夫、聲聞、辟支、初心菩薩也。一迷真異執教，當凡夫；二真一分半教，當二乘；三真一分滿教，當初心菩薩；四真具滿教，當識如來藏者也。諸師處判，或依或違，然其綱領教乘一家之說。次以新譯之經未有音釋，披讀之者取決無從。遂博覽經書，恢張詁訓，撰成二卷，俾初學之流不遠求師，覽無滯句，旋曉字源。然稟從賢首之門，不負庭訓之美也。

唐處州法華寺智威傳〈(慧威)〉

釋智威，姓蔣氏，縉雲人也。頴脫塵蒙，心遊物表，少事師于軒轅氏鍊丹山。聞天

台宗教盛，遂負笈往沃洲石城寺，親灌頂禪師求請心要。既而得一融道，體二居宗，定慧方均，寂照相半，雖云自了，急在利他。天與多能，富有辯藻。著桃巖寺碑，與頭陀寺碑氣度相表。後以法眼付授慧威焉。時傳威是徐陵後身，其利智雄才，斷可知矣。

又釋慧威，姓留氏，東陽人也。□角之年，露其舊習，抉開愛網，徑入空門，不滯一方，仍參三益。聞縉雲大威禪師盛行禪法，裹足造焉。刻志忘勞，覩威牆奧。一日千里，罔不推稱，至有成業，時謂小威。然其樂靜居山，罕交人事。指教門人，不少傑出者，左溪玄朗矣。威常修止觀，匪棄光陰，說與行而並馳，語將默而齊貫，落落然汪汪然，人無得名焉。

唐台州國清寺湛然傳

釋湛然，俗姓戚氏，世居晉陵之荊溪，則常州人也。昔佛滅度後十有三世，至龍樹，始用文字廣第一義諦。嗣其學者號法性宗。元魏、高齊間有釋慧文默而識之，授南嶽思大師，由是有三觀之學。洎智者大師蔚然興於天台，而其道益大。以教言之，則然乃龍樹之裔孫也，智者之五世孫也。左溪朗公之法子也。家本儒墨，我獨有邁俗之志，童丱邈焉異於常倫。年二十餘，受經於左溪，與之言。大駭。異日謂然曰：「汝何夢乎？」然曰：「疇昔夜夢披僧服，掖二輪，遊大河之中。」左溪曰：「嘻，汝當以止觀二法度羣生於生死淵乎？乃授以本師所傳止觀。然德宇凝精，神鋒爽拔，其密識深行，沖氣慧用，方寸之閒，合於天倪。至是始以處士傳道，學者悅隨，如羣流之趣於大川也。

天寶初年，解逢掖而登僧籍。遂往越州曇一律師法集，廣尋持犯開制之律範焉。復於吳郡開元寺敷行止觀。無何，朗師捐代，挈《密藏》獨運於東南，謂門人曰：「道之難行也，我知之矣。古先至人靜以觀其本，動以應乎物，二俱不住，乃蹈于大方。今之人或蕩於空，或膠於有，自病病他，道用不振。將欲取正，捨予誰歸？」於是大啓上法，旁羅萬行，盡攝諸相，入於無閒。即文字以達觀，導語默以還源。乃祖述所傳章句凡十數萬言。心度諸禪，身不踰矩，三學俱熾，羣疑日潰，求珠問影之類，稍見罔象之功行。止觀之盛，始然之力也。

天寶末，大曆初，詔書連徵，辭疾不就。當大兵大饑之際，揭厲法流，學徒愈繁，瞻望堂室，以為依怙。然慈以接之，謹以守之，大布而衣，一牀而居，以身誨人，耆艾不息。建中三年二月五日，示疾佛隴道場，顧語學徒曰：「道無方，性無體，生歟死歟，其旨一貫。吾歸骨此山，報盡今夕，要與汝輩談道而訣。夫一念無相謂之空，無法不備謂之假，不一不異謂之中，在凡為三因，在聖為三德。爇炷則初後同相，涉海則淺深異流，自利利人，在此而已。爾其志之！」言訖隱几，泊然而化，春秋七十二，法臘三十四。門人號咽，奉全身起塔，祔于智者大師塋兆西南隅焉。入室弟子吳門元浩，可謂邇

其人近其室矣。

然平日輯纂教法，明決前疑，開發後滯，則有《法華釋籤》、《法華疏記》各十卷、《止觀輔行傳弘訣》十卷、《法華三昧補助儀》一卷、《方等懺補闕儀》二卷、《略維摩疏》十卷、《維摩疏記》三卷、《重治定涅槃疏》十五卷、《金錍論》一卷，及《止觀義例》、《止觀大意》、《止觀文句》、《十妙不二門》等盛行于世。詳其然師，始天寶，終建中，以自證之心，說未聞之法，經不云乎，「云何於少時大作佛事」，然師有焉。其朝達得其道者唯梁肅學士，故摛鴻筆成絕妙之辭。彼題目云：「嘗試論之，聖人不興，其間必有命世者出焉。自智者以法傳灌頂，頂再世至于左溪，明道若昧，待公而發。乘此寶乘，煥然中興。蓋受業身通者三十有九僧，搢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承教者又數十人。師嚴道尊，遐邇歸仁，向非命世而生，則何以臻此！」觀夫梁學士之論，儗議偕齊，非此人何以動鴻儒，非此筆何以銘哲匠？蓋洞入門室見宗廟之富，故以是研論矣。吁，吾徒往往有不知然之道！詩云：「維鵲有巢，維鳩居之。」梁公深入佛之理窟之謂歟！有會稽法華山神邕作真讚，至大宋開寶中吳越國王錢氏追重而誄之，號圓通尊者焉，可不是歟！

唐蘇州開元寺元浩傳

釋元浩，姓秦氏，字廣成，吳門人也。綺歲依晉陵靈山寺慧日禪師出家，具滿律戒，配本州龍興寺，尋為荊溪湛然禪師囑累弟子。初受《法華》止觀，已得醍醐，唯以裂大網、感大果、成大行、歸大處以為大願。宴居三昧，常隨佛後，希夷自得，人莫能知，其祕密深遠如海印三昧，不言出處，常行佛事，與夫難行苦行、更相祖述、默傳心要、為論為記、靈芝瑞草以為功德傳於後世者，不同日而語矣。浩註解《大涅槃經》，為文首序，德美圓實，志願顯現，蓋錄其所證之意而見于文，曰：「余聞先覺之大寶曰常，在宥布和之盛典曰教，率土知化之歸宗曰行，交感人心之至極曰證。然則以道行一御其時，以法性合其運，當應物之際，與顯晦同其光，恢張至化而自他昭著者，實播於鴻名。欽恭聞思，協和至極，四德克彰者，實存乎妙體。格變羣家，歷觀諸行，至典克修，庶績有成者，實賴乎宗本。信以授人，大明宗極，敷暢厥旨，庶幾有補於將來者，實存乎妙用。博綜羣言以立誡訓，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，實存乎妙教矣。」此浩之法要，如王輔嗣之法《繫辭》，司馬遷之〈自敍〉，管仲能言《輕重》，孟子之傳《春秋》，雖儒釋不同，其義一也。以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示疾，右脇累足，入于涅槃，非二乘境界，真如來定也。明年十一月十三日闍維，起塔於蘇州西北虎丘東山南原也。

浩耽學味道，不涉餘事，常隨然師聽其言說，曾無倦色。分析義理，派流川注，必默記而暗誦，一言不失。數年之後，人始知之。然師曰：「回也如愚。」罕為人說，多

辭以不能，及被梁田二君苦勸請之，始著《涅槃經解述》。浩與上都雲華寺華嚴澄觀法師，若孔門之游夏焉。其儒流受業，翰林學士梁公肅、蘇州刺史田公敦。緇流受業者，智恒、子瑜、道儒、仲儀、仲良五人，持經講論，傳之無窮。大比丘尼識微、道巽、志真、悟極，此四人者高潔之倫，深練禪觀。初浩為二官所請注經，預夢甚為奇特。又庭階生花，非人閒恒所見者。祥鳥飛馴，五彩絕異。刺史崔恭撰塔碑，立于虎丘山羅漢石壇之左。後有行滿、道暹、明曠皆著述，廣天台之道歟。

唐越州暨陽杭烏山智藏傳

釋智藏，姓皮氏，西印度種族，祖父從華，世居官宦，後僑寓廬陵。藏少入精舍，覩像設之繁，乃陋俗求真，而於三學各所留心，唯《律藏》也最為精敏。大曆三年，遊豫章，因隸名天宮寺，眾懇命臨壇秉度，時仰炮烋，號為律虎。每登法座，提唱毗尼，堂盈席滿，聽受無厭。辯名理，析微言，連環可解也。貞元中，遇大寂禪師，篤明心要。及遊會稽，於杭烏山頂築小室安禪。乃著《華嚴經妙義》。宣吐亹亹，學者歸焉。至元和十四年二月，無疾而終，報齡七十九。焚收舍利圓淨者，建塔於院北峯焉。杭烏山者，越俗言訛，合言杭嶋，謂浙江所渡古用杭筏，到岸藏杭，故云嶋也。

唐梓州慧義寺神清傳〈(義將)〉

釋神清，字靈庾，俗姓章氏，緜州昌明人也。生于大安山下，昆季相次三人出俗，皆有名望，清居乎仲。處胎之際，母頓惡葷羶。及為兒，雖隨戲弄，遇像礼足，逢僧稽顙。年十三，受學於緜州開元寺辯智法師。于時勅條嚴峻，出家者限念經千紙，方許落髮。清即誦《法華》、《維摩》、《楞伽》、《佛頂》等經，有同再理。時故相喬琳為緜郡太守，驚其幼俊，躬而降禮請削染焉，則大曆中也。至年十七，聽習粗通，即講《法華》一經。歲滿，慧義寺依如律師受具戒。夏習尸羅，依學《新疏》。尋達大宗，乃詣上都。後以優文贍學，入內應奉。暮年鍾其荼蓼，歸慧義寺，講導著述，略無閑日。以元和年中終于本寺峯頂，遷神于白門蘭若，即鄯城北郭外也。

清平昔好為著述，喜作編聯，蓋巨富其才，亦鑿深于學。三教俱曉，該玄鑒極，彝倫咸敘，萬人之敵也。受業弟子黑白四方，計一千餘人。前後撰成《法華玄箋》十卷，《釋氏年誌》三十卷。《新律疏要訣》十卷(亦謂清鈔)《二眾初學儀》一卷，《有宗七十五法疏》一卷(亦名《法源記》，此蓋解小乘所計五位色心心所不相應無為等法，體性業用，一皆詳括，故云法源也。)《識心論》、《澄觀論》、《俱舍義鈔》數卷，《北山參玄語錄》十卷，都計百餘軸，並行於代。就中《語錄》博該三教，最為南北鴻儒名僧

高士之所披翫焉。寺居鄴城之北，長平山陰，故云北山，統三教玄旨，實而為錄，故云《參玄》也。觀清之述作，少分明二權一實之經旨，大分明小乘律論之深奧焉。

清貌古且奇，皓白而光瑩。相國崔龜從時從事東川，序真讚云：「與奘三藏道顏同，攝物異，時一體耳。」門人數多，其出倫者義將也。獨明《俱舍》，兼善《起信》，海內學人望風而至。開成中北山俱舍宗不泯者，清之餘素乎。東川涌潭僧正顏公著碑，本寺講律臨壇光肇，別附《語錄》，略記清言行矣。

唐京師大安國寺端甫傳

釋端甫，俗姓趙氏，天水人也。世為秦著姓焉。初，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：「當生貴子。」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。及誕，所夢僧白晝入其室，摩其頂曰：「必當大興法教。」言訖而滅。既成人，高顙深目，大頤方口，長六尺五寸，其音如鐘。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，鑿生靈之耳目，固必有殊祥奇表歟？始十歲，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彌。十七正度為比丘，隸安國寺。受具於西明寺照律師，學毗尼於崇福寺昇律師，傳《唯識》於安國寺素法師，通《涅槃經》於福林寺鋟法師。甫又夢梵僧以舍利滿琉璃器，使吞之，且曰：「《三藏》大教，盡貯汝腹矣。」自是經律論無敵於當時。囊括川注，逢源會委，滔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。夫將欲伐株杌於情田，雨甘露於法種者，固必有勇智宏辯歟？無何，謁文殊於清涼，眾聖皆現；演大經於太原，傾都畢會。德宗皇帝聞其名，徵之，一見大悅，常出入禁中，與儒道議論，賜紫方袍。歲時錫施，異於他等。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。順宗皇帝深仰其風，親之若昆弟，相與卧起，恩禮特隆。憲宗皇帝數幸其寺，待之若賓友。常承顧問，注納偏厚。而甫符彩超邁，辨理響捷，迎合上旨，皆契真乘，雖造次應對，未嘗不以闡揚為務。繇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，其教有大不思議事。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，縛吳斡蜀，翦蔡蕩鄆，而天子端拱無事。詔甫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，開法場於祕殿，為人請福，親奉香燈。既而刑不殘，兵不黷，赤子無愁聲，蒼海無驚浪，蓋參用真宗以毗大政之明効也。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，輔大有為之君，固必有冥符玄契歟？掌內殿法儀，錄左街僧事，以標表淨眾者凡一十年。講《涅槃》、《唯識》經論，處當仁傳授宗主，以開誘道俗者，凡一百六十座。運三密於瑜伽，契無生於悉地，日持諸部十餘萬遍，指淨土為息肩之地，嚴金經為報法之恩。前後供施數十百萬，悉以崇飾殿宇，窮極雕繪。而方丈單牀，靜慮自得。貴臣盛族皆所依慕，豪俠工賈莫不瞻嚮，薦金寶以致誠，仰端嚴而礼足，日有千數，不可殫書。而甫即眾生以觀佛，離四相以修善，心下如地，坦無丘陵，王公輿臺皆以誠接。議者以為成就常不輕行者，唯甫而已矣。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，拯迷途於彼岸者，固必有奇功妙道歟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，西向右脅而滅，當暑而尊容若生，終夕而異香猶鬱。其年七月六日，遷於長樂之南原。遺命

荼毗，得舍利三百餘粒，方熾而神光月皎，既燼而靈骨珠圓。賜謚曰大達，塔曰玄祕。俗壽六十七，僧臘可數。門弟子僧尼約千餘輩，或講論玄言，或紀綱大寺，修禪秉律，分作人師，五十其徒，皆為達者。會昌中相國裴公休。為碑頌德焉。

唐圭峯草堂寺宗密傳〈(圓禪師照禪師)〉

釋宗密，姓何氏，果州西充人也。家本豪盛，少通儒書，欲干世以活生靈，負俊才而隨計吏。元和二年，偶謁遂州圓禪師，圓未與語，密欣然而慕之，乃從其削染受教。此年進具于拯律師。尋謁荊南張，張曰：「汝傳教人也，當宣導於帝都。」復見洛陽照禪師，照曰：「菩薩人也，誰能識之？」末見上都華嚴觀，觀曰：「毗盧華藏，能隨我遊者其唯汝乎？初在蜀，因齋次受經，得《圓覺》十二章。深達義趣，誓傳是經。在漢上因病僧付《華嚴》句義，未嘗隸習，即爾講之。由是乃著《圓覺》、《華嚴》及《涅槃》、《金剛》、《起信》、《唯識》、《盂蘭盆法界觀》、《行願經》等《疏鈔》及《法義》、《類例》、《礼懺》、《修證》、《圖傳》、《纂略》。又集諸宗禪言，為《禪藏》，總而序之，并酬答書偈議論等。又《四分律疏》五卷、《鈔懸談》二卷，凡二百許卷，《圖》六面。皆本一心而貫諸法，顯真體而融事理，超羣有於對待，冥物我而獨運矣。密累入內殿，問其法要。大和二年慶成節，徵賜紫方袍為大德。尋請歸山。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，儼若平日，容貌益悅。七日，遷于函，其自證之力可知矣。其月二十二日，道俗等奉全身於圭峯，二月十三日荼毗，得舍利數十粒，明白而潤大。後門人泣而求諸煨中，必得而歸，悉斂藏于石室，其無緣之慈可知矣。俗齡六十二，僧臘三十四。遺誡令舁屍施鳥獸，焚其骨而散之，勿塔，勿得悲慕，以亂禪觀。每清明上山，必講道七日而後去。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，違者非吾弟子。

初，密道既芬馨，名惟炟赫，內眾慕羶既如彼，朝貴答響又如此。當長慶元和已來，中官立功執政者孔熾，內外猜疑，人主危殆。時宰臣李訓酷重于密，及開成中偽甘露發，中官率禁兵五百人出閤，所遇者一皆屠戮。時王涯、賈餗、舒元輿方在中書會食，聞難作，奔入終南投密。唯李訓欲求剪髮，匿之，從者止之，訓改圖趨鳳翔。時仇士良知之，遣人捕密入左軍，面數共不告之罪，將害之。密怡然曰：「貧道識訓年深，亦知其反叛，然本師教法，遇苦即救，不愛身命，死固甘心。」中尉魚恒志嘉之，奏釋其罪。朝士聞之，扼腕出涕焉。或曰：「密師為禪耶，律耶，經論耶？」則對曰：「夫密者四戰之國也，人無得而名焉，都可謂大智圓明自證利他大菩薩也。是故裴休論譔云：『議者以師不守禪行，而廣講經論。遊名邑大都，以興建為務。乃為多聞之所役乎，豈聲利之所未忘乎？嘻，議者焉知大道之所趣哉！夫一心者萬法之總也，分而為戒定慧，開而為六度，散而為萬行。萬行未嘗非一心，一心未嘗違萬行。禪者六度之一耳，何能總諸法哉？且

如來以法眼付迦葉，不以法行。故自心而證者為法，隨願而起者為行，未必常同也。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，而不屬於萬法。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，見之者則於教無礙矣。本非法不可以法說，本非教不可以教傳，豈可以軌迹而尋哉？自伽葉至富那奢凡十祖皆羅漢，所度亦羅漢。馬鳴、龍樹、提婆、天親始開摩訶衍，著論釋經，摧滅外道，為菩薩唱首。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為威神，尊者摩羅獨以苦行為道跡。其他諸祖，或廣行法教，或專心禪寂，或蟬蛻而去，或火化而滅，或攀樹以示終，或受害而償債，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。且循轍跡者非善行，守規墨者非善巧，不迅疾無以為大牛，不超過無以為大士。故師之道也，以知見為妙門，寂淨為正味，慈忍為甲盾，慧斷為劍矛。破內魔之高壘，陷外賊之堅陣，鎮撫邪雜，解釋縲籠。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，見貧女則呵而使照其室。窮子不歸，貧女不富，吾師恥之。二乘不興，四分不振。吾師恥之。忠孝不並化，荷擔不勝任，吾師恥之。避名滯相，匿我增慢，吾師恥之。故遑遑於濟拔，汲汲於開誘，不以一行自高，不以一德自聳。人有依歸者，不俟請則往矣；有求益者，不俟憤則啓矣。雖童幼不簡於應接，雖鰲俍不怠於叩勵。其以闡教度生，助國家之化也如此。故親師之法者，貧則施，暴則歛，剛則隨，戾則順，昏則開，墮則奮，自榮者慊，自堅者化，徇私者公，溺情者義。凡士俗有捨其家與妻子同入其法，分寺而居者，有變活業、絕血食、持戒法，起家為近住者。有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為道者，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為行者。其餘憧憧而來，欣欣而去，揚袂而至，實腹而歸，所在甚眾，不可以紀。真如來付囑之菩薩，眾生不請之良友。其四依之人乎？其十地之人乎？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深淺矣。議者又焉知大道之所趣哉？』其為識達大人之所知心為若此也。密知心者多矣，無如昇平相國之深者，蓋同氣相求耳。」宣宗再闡真乘，萬善咸秩，追謚曰定慧禪師，塔號青蓮。持服執弟子禮四眾數千百人矣。

系曰：「河東相國之論譔，所謂極其筆矣。然非夫人之為極筆，於他人豈極其筆乎？觀夫影響相隨，未始有異也。影待形起，響隨聲來。有宗密公，公則有裴相國。非相國曷能知密公，相續如環，未嘗告盡，其二公之道如然。則知諦觀法王法，則密公之行甚圓；應以宰官身，則裴相之言可度。今禪宗有不達而譏密不宜講諸教典者，則吾對曰：達磨可不云乎，吾法合了義教。而寡學少知自既不能，且與煩惑相應可不嫉之乎？或有誚密不宜接公卿而屢謁君王者，則吾對曰：教法委在王臣，苟與王臣不接，還能興顯宗教以不？佛言力輪，王臣是歟？今之人情，見近王臣者則非之。曾不知近王臣人之心苟合利名，則謝君之誚也。或止為宗教親近，豈不為大乎？寧免小嫌，嫌之者亦嫉之耳。若了如是義，無可無不可，吁哉！

唐京師西明寺乘恩傳

釋乘恩，不知何許人也。肇從志學，知遍尋師，凡廁黌堂，必窮義路。常訓門人曰：「好學近乎智，力行近乎仁。仁智稍成，是殊名同實，趨菩薩地，若下坂之走丸耳。」恩樂人為學，不忘講導。及天寶末，關中版蕩，因避地姑臧。旅泊之間，嗟彼密邇羌虜之封，極尚經論之學。恩化其內眾，勉其成功，深染華風，悉登義府。自是重撰《百法論疏》并《鈔》，行于西土。其《疏》祖慈恩而宗潞府，大抵同而少聞異，終後弟子傳布。迨咸通四年三月中，西涼僧法信精研此道，稟本道節度使張義潮表進恩之著述，勅令兩街三學大德等詳定，實堪行用，勅依，其僧賜紫衣，充本道大德焉。

唐彭州丹景山知玄傳

釋知玄，字後覺，姓陳氏，眉州洪雅人也。曾祖圖南，任梓州射洪縣令。祖憲，考邈，皆名□不捷。母魏氏夢月入于懷，因而載誕，雖乳哺未能言，見佛像僧形，必含喜色。五歲，祖令詠花，不數步成云：「花開滿樹紅，花落萬枝空，唯餘一朵在，明日定隨風。」祖吟歎不懌曰：「吾育此孫，望其登甲科，雪二代之恥。今見孺子志矣，非貽厥也已，必從空門，乖始望也。」七歲，果遇法泰法師在寧夷寺講《涅槃經》。寺與居鄰，玄日就講集所，一聆法語，若覩前因。是夕夢其寺殿，佛手摩其頂。寤啓祖父，乞為勤策，親黨觀其必不可抑奪，故聽之。年十一，遂其削髮。乃隨師詣唐興邑四安寺，授大經四十二卷，遠公《義疏》、□空師《圓旨》，共一百二十五萬言。皆囊括深奧矣。方年十三，指擿緇徒，露老成之氣。時丞相杜公元穎作鎮西蜀，聞玄名，命昇座。講談于大慈寺普賢閣下。黑白眾日計萬許人，注聽傾心，駭歎無已。自此蜀人弗斥其名，號陳菩薩耳。傳云，玄前身名知玆，漢州三學山講《十地經》，感地變瑠璃焉。玄於淨眾寺辯貞律師所受具戒，纔聽毗尼，續通《俱舍》，則長十山固律師之付授焉。復從本師下三峽，歷荊襄，抵于神京資聖寺。此寺四海三學之人會要之地，玄敷演經論，僧俗仰觀，户外之屨日其多矣。文宗皇帝聞之，宣入顧問，甚愜皇情。後學《唯識論》於安國信法師。又研習外典，經籍百家之言，無不該綜。玄每恨鄉音不堪講貫，乃於象耳山誦《大悲呪》，夢神僧截舌換之。明日，俄變秦語矣。

有楊茂孝者，鴻儒也，就玄尋究內典，直欲效謝康樂注《涅槃經》，多執卷質疑，隨為剖判。致書云：「方今海內龍象，非師而誰？」次揚刑部汝士、高左丞元裕、長安揚魯士咸造門擬結蓮社。嘗一日玄宴坐，見茂孝披紫服、戴碧冠，三礼畢，乘空而去。玄令人偵問，茂孝其夕誡其子曰：「吾常欲落髮披緇，汲瓶挈屨，侍玄公，所累者簪冕也。吾蓋棺時，殮以紫袈裟、碧芙蓉冠。」至是方驗先見矣。

武宗御宇，初尚欽釋氏，後納蠱惑者議，望祀蓬萊山，築高臺以祈羽化。雖諫官抗疏，宰臣屢言，終不迴上意。因德陽節，緇黃會麟德殿，獨詔玄與道門敵言，神仙為可

學不可學耶？帝叉手付老氏中理大國若烹小鮮義，共黃冠往復。玄陳帝王理道，教化根本，言神仙之術，乃山林間匹夫獨擅高尚之事業，而又必資宿因，非王者所宜。辨河下傾，辯海橫注，凡數千言。聞者為之股慄，大忤上旨，左右莫不色沮。左護軍仇士良、內樞密楊欽義惜其才辯，恐將有斥逐之命，乃密諷貢《祝堯詩》。玄立成五篇，末章云：「生天本自生天業，未必求仙便得仙。鶴背傾危龍背滑，君王且住一千年。」帝覽詩微解。帝雖不納忠諫，而嘉其識見口給也。玄即歸巴岷舊山，例施巾櫛，而存戒檢愈更甄明。方扁舟入湖湘間，時楊給事漢公廉問桂嶺，延止開元佛寺。屬宣宗龍飛，楊公自內樞統左禁軍，以册定功高，請復興天竺教，奏乞訪玄聲迹。玄復挂壞衣，歸上國寶應寺。屬壽昌節講讚，賜紫袈裟，署為三教首座。帝以舊藩邸造法乾寺，詔玄居寺之玉虛亭。大中三年誕節，詔諫議李貽孫、給事楊漢公，緇黃鼎列論義，大悅帝情。因奏天下廢寺基各勅重建，大興梵剎，玄有力焉。命畫工圖形于禁中，其優重如是。與相國裴公休友善，同激揚中興教法事。八年，上章乞歸故山，大行利濟，受益者多。廣明二年春，僖宗違難西蜀，後遣郭遵泰賫璽書，肩輿詔赴行在。帝接談論，頗解上心。左軍容田令孜與諸達官，問道勤重。帝欲旌其美，令諸學士撰玄師號，皆未愜旨。乃揮御翰云：「朕以開示悟入《法華》之宗旨也。悟者，覺也，明也。悟達大道，悟佛知見。」又云：「悟者一剎那，不悟河沙劫，所以悟者真乘了然成佛之義。今賜悟達國師為號。雖曰強名，用表朕意。」玄陳讓不遂，乃乞歸九隴舊廬。於正月二十一日卧內，見所曾遊歷聖境名跡，皆見在前。二月七日，聞空聲曰：「必生淨土。」乃訊之云：「孰之語耶？」空又應曰：「佛也。」七月中，聞戶外有格鬬之聲，逡巡一菩薩降于庭前，事摩滅矣，漸迫僅玄身，丁寧讚喻：「勿以此苦為累也。」言訖而沒。又於一夕，有一珠自玄左足下流去，苦楚萬端，諦視其珠中明明有「晁錯」二字。乃知玄是袁盎也，曾因七國反，盎奏斬錯，以謝吳楚諸王，故為嬰撓耳。召弟子慈燈附口上遺表，囑令棄屍，半飼魚腹，半啗鳥獸。吾久與西方淨土有期如斯。踵諉訖，右脇面西而逝，享年七十三，僧臘五十四。玄咸通中曾遊澤州，追問小遠法師，同年亦同終日月焉。

玄堅守禁戒，少欲，過中不食蔬果，服唯布褐，卧則藁稈。而六時行道，夜卧一更，餘則禪坐。等視眾生，無貴賤少長，待之如一。素結情好深者裴相國休。初，裴鎮荊門，玄遊五臺山，路出渚宮，贈遺初無所取。裴知其儉約，密遣人沿路以供之，若蘇秦遣舍人陰資奉張儀也。嘗經駱谷真符縣雍氏家枕潭，潭中有大魚，如龍四足，而齒牙纖利，其家日飼以食，已四世矣。或欲網釣之意，則輒雲霧晦冥焉。玄扣船撫其頂，瞪目而鼓躍，即為受歸依。未幾，乃寄夢雍氏曰：「我謝汝累世護念，今受歸依，已生天而永訣矣。」次為導江玉壘山神李冰廟、益昌北郭龍門神，借受戒法，罷其血食歟。有李商隱者，一代文宗，時無倫輩，常從事河東柳公梓潼幕，久慕玄之道學，後以弟子禮事玄，時居永崇里，玄居興善寺。義山苦眼疾，慮嬰昏瞽，遥望禪宮，冥禱乞願。玄明旦寄《

天眼偈》三章，讀終疾愈。迨乎義山卧病，語僧錄僧徹曰：「某志願削染為玄弟子，臨終寄書偈決別」云。玄生常著《如來藏經會釋疏》二卷，命僧徹撰《法鑑》以照像，若《十翼》焉。《大無量壽經疏》二卷，僧徹著《法燈》，類章指焉。《勝鬘經疏》四卷，僧徹著《法苑》以錯綜，猶緯書焉。又《般若心經》、《金剛經》各有《疏義》。此外秦蜀之間，作釋氏雜文外篇箴論碑誌歌詩，錄成二十餘卷，礼懺文六卷，通計三十萬言。後遷塔于茶籠山附聖寺矣。

中和二年，弟子左街僧錄淨光大師僧徹述《傳》，法孫右街僧錄覺輝，輝弟子偽蜀祐聖國師重孫光業僧錄，緜緜瓜瓞，皆名公也。鳳翔府寫玄真，李義山執拂侍立焉。

系曰：玄公何云袁盎，又為知鉉二人後身耶？通曰：人壽百年，自漢至唐，玄幾經出沒乎骸山淚海，斷可知矣。然則玄公多才行道，近古罕聞，法嗣蕃昌，他莫與議也。

唐京兆大安國寺僧徹傳

釋僧徹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敏利天資，高邁逸類，稚歲聰穎，而慕悟達國師，若顏回之肖仲尼也。既而時親函丈，頗見幽微，隨侍翼從，未嘗少厭。窺其門牆，其殆庶幾乎。悟達凡有新義別章，咸囑付徹暢衍之。為《如來藏經疏》著《法鑑》四卷，《大無量壽經疏》著《法燈》二卷，《勝鬘師子吼經疏》著《法苑》十卷。觀乎悟達為《疏》，若左丘明之傳也。徹述三《法鈔》，猶杜、服之《集解》歟？初居法乾內寺，師資角立，聲彩風行，凡百官寮無不奉仰率由。徹內外兼學，辭筆特高，唱予和汝，同氣相求。尋充左右街應制，每屬誕辰，升麟德殿法座講談，勅賜紫袈裟。懿宗皇帝留心釋氏，頗異前朝。遇八齋日，必內中飯僧數盈萬計。帝因法集，躬為讚唄，徹則升臺朗詠。寵錫繁博，勅造栴檀木講座以賜之。又勅兩街四寺行方等懺法，戒壇度僧各三七日。別宣僧尼大德二十人入咸泰殿置壇度內。福壽寺尼繕寫《大藏經》，每藏計五千四百六十一卷，雕造真檀像一千軀，皆委徹檢校焉。以十一月十四日延慶節，麟德殿召京城僧道赴內講論，爾日徹述皇猷，辭辯瀏亮，帝深稱許。而又恢張佛理，旁懾黃冠，可謂折衝異論者，當時號為「法將」。帝悅，勅賜號曰淨光大師，咸通十一年也。續錄兩街僧事。初徹經江論海，勇於揭厲，於青龍寺講貫既循悟達國師義意，寄呈所見，蒙迴八十四字云：「觀君《法苑》思沖虛，解我真乘刃有餘。若使龍光時可待，應憐僧肇論成初。五車外典知難敵，九趣多才恐不如。蕭寺講軒橫淡蕩，帝鄉雲樹正扶疎。幾生曾得闍踰意，今日堪將貝葉書。一振微言冠千古，何人執卷問吾廬？」覽茲獎飾，悲喜盈襟。

以廣明中，巢寇犯闕，僖宗幸蜀。其夕徹內宿，明日倉黃與杜光庭先生扈從入於岷峨，再見悟達，痛序艱難。徹極多著述，碑頌歌詩。不知所終。內翰侍郎樂朋龜為真讚，鳳翔、嘉州皆寫其真相。弟子秦蜀之間愈多傳法者。

宋高僧傳卷第六